

漢書鈔

董

鄧通

信幸

朱定

遊俠

程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倚頓 烏氏 贏巴 寡婦 清 蜀 卓氏

師史 任氏 宣曲

櫻護 陳遵 原涉

淳于長 張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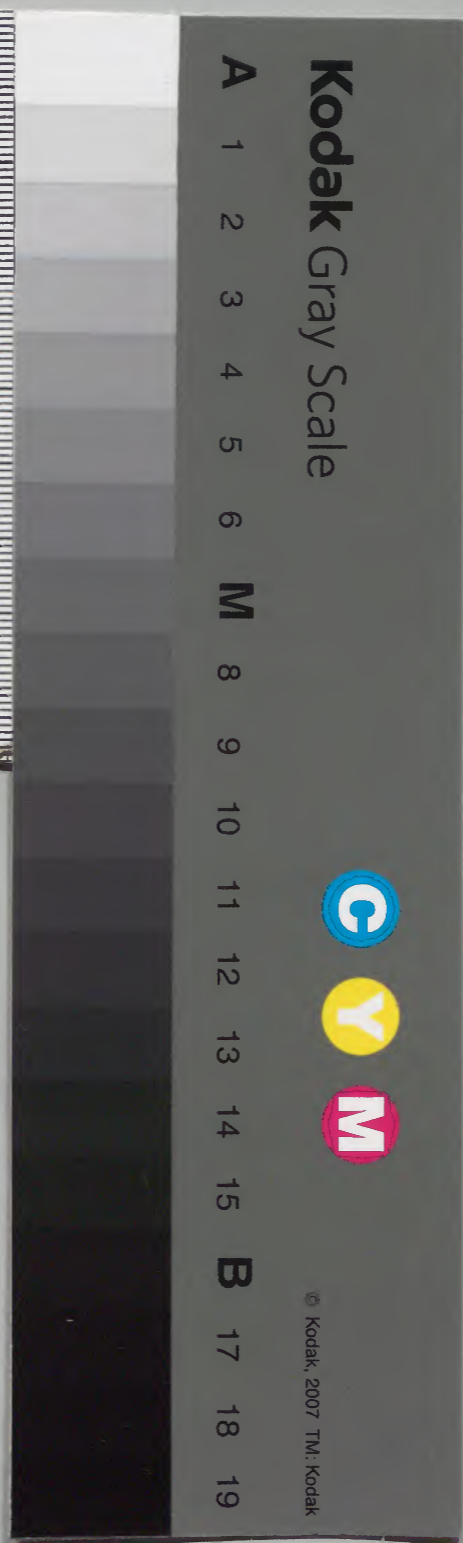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三	一	二
一	三	九	函
四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九	函	架
二	三	一	二
一	四	〇	冊
一	〇	架	冊

八十四至八十六

卅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2
冊數	40 (35)
函號	290 96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八十四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

此文甚典雅似勝史記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

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

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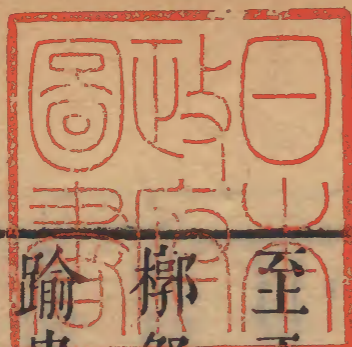
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此段建議並本周禮所載理財之事而指次之者

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

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



宿為風

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
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剝蘖澤不伐天蠹
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
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
宿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
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裁成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以下入管仲
富齊初議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晏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
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
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

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
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
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
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
者欲不制僭差亡極禮制亡而費無經而財用以
耗而風俗以壞班掾已見得
大較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
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
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
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
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
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
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損史記原文
什之五六廼用范
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

彊吳刷會稽之耻。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兄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子贛結駟連騎，文澹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

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

屢中。即史記文增損數字

白圭，周人也。按史記白圭用占歲法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

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予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史記原文用鹽鹽起邳鄆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者埒富。

烏氏羸史記原文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

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史記原文其先得丹定而擅其利數世家亦

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以下按史記而稍異同前後云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

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

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

馬二百蹏牛千蹏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

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菽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

夏千畝。黍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瓊。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舡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黍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蹏數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藁麴鹽豉千合。鮐紫千斤。魷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僮。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隘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墾。下有駿鴟。至死不饑。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



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筭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匹夫而豪。荆川嘗鄙其爲。

挈瓶之智云。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魍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旣衰。以下史記所無。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

史記原文。

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

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齎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頗有拾印。有取。賁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

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
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刁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以下史刁閒
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
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以下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史記
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

得其利

法武帝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
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
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
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
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賁子錢家。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旣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以下節史記文而異同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

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史記貨殖傳與漢書大同

小異然史記似羨賈之饒財利而漢書則右近法者也

鹿門先生漢書終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八十五

游俠傳

漢書游俠傳論屬典刑史記則太史公所當下蠶室而無死友爲之先後故其文早早多感懷已而漢書萬章以下多也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

漢書

卷八十五

游俠

一

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

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皐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

陸言涉

苟放縱於未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緩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朱家按史記稍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其於已私。既陰。晚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轉語如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

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過下而符

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瞿氏、陳周

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按史記原河內軹人也。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臧

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師古以本為句
猶言本心也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

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

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不使知也。解姊子

負解之執，與人飲，使之釀，非其任，疆灌之，人怒，刺

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

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皐其姊子，收而葬之。即感諸公聞之，

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

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以德報怨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擧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不矜其功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

間。迺聽解為人短小，突恭儉，出未嘗不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即前折節為儉處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夜半以車過其家請亡命者一節是為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王子為縣掾，鬲之。解兄子斷

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
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
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
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
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跡至籍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
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
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即以驅借
人報仇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
所致

解無鼻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
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
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
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西
河高翁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
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
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
所羞也尾掉

萬章

目萬以下漢書所自為俠客傳其風指大較摹史記而為之者

字子夏長安

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

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附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

按樓護不得稱俠特善驩五侯諸貴人至於與王莽傾交猥陋齷齪不足數者祇有謁視

王邑與不忘故人呂公差可取耳

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

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

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詭行聽之處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

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任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

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放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

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下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按遵傳首尾。以飲酒爲案。而與張竦兩人相影。到底同顯榮。同死賊難。一如連環相串。爲風。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

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漢宣澹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宕處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附而相影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提操行雖異。然相親友。行雖異而相親友以其不染。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另爲一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

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

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甚，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與竦行相異處，班掾極力摹寫。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借楊氏酒箴摹寫澹宕。其文

爲酒谷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辨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東礙，爲甕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一一應前如串珠。

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誦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兩人死於賊亦同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

死官賦歛送葬客形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

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

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客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任，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皆叩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即魯朱家趨人賓之急甚於已私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

至日晷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
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
斂勞俸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
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卽郭解之客
斷軛生舌而
殺之賓客多犯法。皐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
者。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
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
冢。不欲會賓客。密欲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
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

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
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
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
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
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
廷門謝皐。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
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祈太伯爲友。太伯同母
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

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祈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祈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似郭解。斷案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

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惡，赦貴，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上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

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行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臧匿，泛以問建。建

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依附於世云。」

龐門先生漢書 終

漢書

卷八十五

游俠

公對云。池陽韓幼穉馬領繡衣。在西河。曾中。然直表不責問。遂不將出。中對于少。裁。莫以。口。以塞責。果。無。容。

鹿門先生漢書卷之八十六

佞幸傳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居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具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

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秭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以上總西漢佞幸名氏以下次情事

鄧通

史記文多澹宕凄婉

蜀郡南安人也。以灌湫為黃頭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

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巖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相應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

直敘

字王孫，弓高侯穉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

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

太后太后怒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

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媽父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石顯為漢第一佞幸而漢書於諸佞中石顯為第一傳字君房濟南人

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講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

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
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
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數句
傳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
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
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
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凡
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
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
顯短。顯求索其臛，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
抵臛，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
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
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

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
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
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
欲以爲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天子
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
無出野王者巧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
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

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
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情事類
趙高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巧恐後漏盡
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
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
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
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
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
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

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
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
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
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
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
自結納本朝王振初行結納薛文清類此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
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

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
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
徙歸故郡漢宦人有妻子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
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棹伊徙鴈鹿
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王往來通語東宮。長特以附飛燕故得寵冠當朝，然其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人狎邪齷齪，不足數。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

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索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嬃爲龍領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嬃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嬃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嬃每入長定宮，輒與嬃書，戲侮許后，嬃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

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

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宮賂遺長之佞幸傾中外非

山及莽入代曲陽侯根而漢亡矣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

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謂

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擧過根怒曰即如是

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

母上車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

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

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追

奉兩宮使親密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

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

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

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

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

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

擧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

郡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

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後酺有臯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

董賢之寵古今所無而漢書所摹寫亦絕古今矣

字聖卿雲陽人也

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於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

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籍上褻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自古所無之事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

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
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
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
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
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
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外爲徽道周垣數里門闕杳思甚盛上欲侯賢而

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謂
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
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
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
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
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
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
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
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

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囚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

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旣死可惜也。賢等獲計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

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

爲御史大夫

神孔光爲百世話柄

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

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

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父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

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

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曰：按莽之挾太后恩除董賢，近年奄人挾中宮假捏詔除首相情事頗相類。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訖視，莽復風。

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氣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臯惡暴著，以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一孔光也，嚮則爲賢拜，以迎送不敢當。

客鈞敵之禮今日附莽指條奏其辜長安中小民

惡至沒其家可為萬世公卿者戒謹謹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誅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

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朱詡亦孔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辜擊殺詡詡子浮

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

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世祖下詔曰附此

前事梓尾並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勅

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

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貽尤盛父子並為公

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不繇道位過其任

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亡之者也漢世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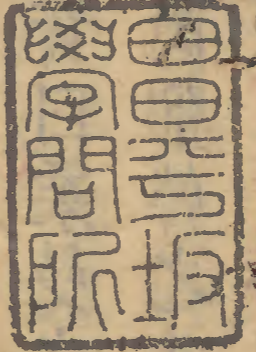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

臣為輔鼎足不疆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各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始爲此也。



鹿門先生漢書終

文北丁卯

